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帝王世纪
山海经
逸周书

辽宁教育出版社



帝王世紀
逸周書經

(晉)皇甫濫撰 (清)宋翔鳳錢寶塘輯 刘曉东校点

黃永年 校点

賈二強 校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王世纪 / (晋) 皇甫谧撰; (清) 宋翔凤, 钱宝塘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3
(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文化书系)
本书与《山海经》、《逸周书》合订
ISBN 7-5382-4772-6

I. 帝… II. ①皇… ②宋… ③钱… III. ①中国-古代
史-先秦时代 (前 221 年)-史籍 ②民间故事-中国-古代
IV. K221. 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937 号

总顾问	陈原	王元化	李慎之	任继愈	刘果	于金兰
学术指导	顾廷龙	程千帆	周一良	傅璇琮	李学勤	徐苹芳
	傅熹年	黄永年			(传统文化书系)	
	金克木	唐振常	丁伟志	黄裳	董桥	劳祖德
	朱维铮	林载爵			(近世文化书系)	
	董乐山	殷叙彝	陈乐民	蓝英年	汪子嵩	赵一凡
	杜小真	林道群			(外国文化书系)	
学术策划	王土	林夕	柳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力	马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俞晓群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陶雪华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200 千字	插页 1				
定价	1—10,000 册					
	9.8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

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

当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风靡一时，至今余响不绝。我们照抄原名，冠以“新世纪”，以示时代差异，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

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万有”一词再恰当不过。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万有引力”一样，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不叫“万有”，还叫什么！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同人的聪明才智，并且乐于承继。

要承继的，不仅是一个名称。当年编辑《万有文库》时，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有蔡子民、胡适之、吴稚晖、杨杏佛、张菊生、高梦旦等三十余人。我们这一代人，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无论是“比不得”还是“不可比”，专家都非请不可，于是也有了陈原、王元化、李慎之、顾廷龙、金克木、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当然，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也无此能力；他们是冲着“新世纪万有文库”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感到，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

在出版、发行方式上，也有不少承继。六十年前，商务的《万有文库》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我

们今天大体仿此，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在这“豪华本”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向读者提出“你的精装书来了”，不免悖时。但看到当年的“万有文库”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也就有了信心。做出版，原是要做“长命”的事。“商务”诸前贤，当年筹划种种，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

较多不同前人的，大概是内容。《新世纪万有文库》大别为三：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我们所收，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书名雷同者至夥，但在“新世纪”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校审更精。文本皆系“白文”，后人注释例不收录，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

近世文化书系，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这一部分，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新世纪”之需要。过去的年代中，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希望有了这些书籍，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

外国文化书系，面广流长，颇难抉择，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重译重出，似无必要。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另外，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小作品，以及近人新作，或名著另译，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揆诸现状，吸收外国文化，仍然要在启蒙，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

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自可省力多多。然而古今毕竟异时，新旧究实不同。我们汲深绠短，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只是如文前所说，“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通人雅士，幸有以教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帝王世纪集校序

《隋书·经籍志》：“《帝王世纪》十卷。皇甫谧撰，起三皇，尽汉魏。”自唐以后亡矣。今由旧书，略加搜采，粗分卷帙，校定其文，燦然可诵。叙曰：太史公称“《尚书》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意以唐、虞以前，恍忽窅冥，言之鲜实。然孔子赞《易》，尝言庖牺、神农，更推黄帝以上。而《周官·内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虽或取中古为可信，何尝弃鸿荒而不谈哉。皇甫士安出自西晋，代迩秦、汉，九流未泯，上稽牛首，下讫当涂。盖亦本宣圣之成典，复内史之遗则，远追绳契，附会恒滋，揆于载笔，足资多识。考此书之出，唐、宋以来，多有崇尚，核其所载，亦受指摘，是非一端，余致意再三，辨其枉曲。东晋《尚书》，伪迹大显，《世纪》之内，辄引其文，谓作伪之由，发于皇甫。今考《世纪》，夏、商二代引《五子之歌》《仲虺之诰》，按校文谊，上下不属。又“时日曷丧”之义，上同于伏生；“罪在朕躬”之祷，事符于吕、墨。较于梅书，违异绝甚。《北史·刘炫传》言炫伪造《连山易》，而《世纪》亦引《连山》之文，凡此诸科，大抵羼入。夫方士惑主，且藏牛腹之书；私家赂行，尚定兰台之字，而况写诸家策、习于口耳者乎？太冲练《都》，蔚然可传，玄^①晏同时，犹假名为序，而况异世之人，邈若河汉，作伪之术，不嫌径庭者乎？试以此书校乎《史记》，子长氏取才六经，综核传记，其旨约而法。士安氏旁推懿纬，钩探九流，其义博而正。怪异之录、不经之谈，两家之书，俱无斯累。削兹青检，录彼散亡，亦其宜矣。其纪都邑，明帝王

之兴废，在德匪险；纪垦田民数，明盛衰之故，关乎聚散。田治则民聚，年凶而不饥，田荒则民散，国危而难立。谋治国者，当考求于兹。至于汉之帝后，各有名字，马、班所无。窃疑魏、晋之间，别有相沿之说，况士安之时，稍近于古，即得异于传闻，无以明其穿凿。后儒而讥，未敢遽同也。嘉庆十七年四月，宋翔凤记。

出版说明

《帝王世纪》，晋皇甫谧撰。

皇甫谧(215—282)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西晋朝邢(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部)人。年二十，始勤力受学，不乐仕进，以著述为务。一生著诗赋诔颂等甚多，撰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

《帝王世纪》是皇甫谧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一部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内容多采自经传图纬及诸子杂书。载录了许多《史记》及两《汉书》阙而不备的史事，博而有据，足资考稽。另外，如分星野，考都邑，叙垦田，计户口，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据《魏书》及《北史》中《元延明传》，元延明曾为之作注。《隋书·经籍志》又有卢绰《帝王世纪音》四卷、何茂材《续帝王世纪》十卷。可见其时对此书的重视。

《帝王世纪》，《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十卷。《玉海》卷四十七引《中兴书目》则云“九卷，阙周一卷”，是南宋时已残缺，宋后便散佚了。此后陆续有人为之辑录，清代辑佚之学大盛，如宋翔凤、顾观光、张澍等均有辑本，其中宋翔凤《帝王世纪集校》辑文较为完备，分卷也比较合理。此本初有嘉庆间浮溪精舍刊本，后来钱保塘为之续补并考异。光绪间贵筑杨氏《训纂堂丛书》重刊嘉庆本，并附刊钱氏之《续补》与《考异》，更正了原刊本的某些讹误，是诸辑本中较好的一种。今即以此本点校出版，以飨学林。

本书由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刘晓东校点整理。

郭璞注山海经序^①

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尝试论之曰：庄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于《山海经》见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纷纭，阴阳之煦蒸，万殊之区分，精气浑淆，自相渍薄，游魂灵怪，触像而构，流形于山川，丽状于木石者，恶可胜言乎！然则总其所以乖鼓之于一响，成其所以变混之于一象，世之所以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以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故胡人见布而疑麝。越人见罽而骇毳，夫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举可以明之者，阳火出于冰水，阴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论者莫之或怪，及谈《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则理无不然矣。案《汲郡竹书》及《穆天子传》：穆王西征见西王母，执璧帛之好，献锦组之属，穆王享王母于瑶池之上，赋诗往来，辞义可观，遂袭昆仑之丘，游轩辕之宫，眺钟山之岭，玩帝者之宝，勒石王母之山，纪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艳草，奇鸟怪兽，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烛银之宝，归而殖养之于中国。穆王驾八骏之乘，右服盜骊，左骖驥耳，造父为御，奔戎为右，万里长骛，以周历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济，东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庐，南轹鼋鼍之梁，北蹑积羽之衢，穷欢极娱，然后旋归。案《史记》说穆王得盜骊、驥耳、駢骝之骥，使造父御之，以西

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亦与《竹书》同。《左传》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焉。《竹书》所载，则是其事也。而谯周之徒，足为通识瑰儒，而雅不平此，验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马迁叙《大宛传》，亦云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书》不潜出于千载，以作徵于今日者，则《山海》之言，其几乎废矣。若乃东方生晓毕方之名，刘子政辨盗械之尸，王顾访两面之客，海民获长臂之衣，精验潜效，绝代悬符，於戏，群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圣皇原化以极变，象物以应怪，鉴无滞赜，曲尽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盖此书跨世七代，历载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亦寝废，其山川名号，所在多有舛谬，与今不同，师训莫传，遂将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丧，悲夫！余有惧焉，故为之创传，疏其壅阂^②，辟其茀芜，领其玄致，标其洞涉，庶几令逸文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夏后之迹，靡刊于将来，八荒之事，有闻于后裔，不亦可乎？夫麟荟之翔，亘以论垂天之凌，蹄涔之游，无以知绛虬之腾，钓天之庭，岂伶人之所蹑，无航之津，岂苍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呜呼，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

刘秀上山海经表

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盖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贤圣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皇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窦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谨上。

出版说明

《山海经》一书共有十八篇。前五篇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合称《五藏山经》，也简称为《山经》。“五藏”之“藏”是“内”的意思，《五藏山经》意即按南、西、北、东、中五大地区来讲述华夏内地的山，以及源出这些山的水流，还有山上的动植物、矿物，包括不少带有神怪性质的东西，在讲完一系列山后还讲山神的形像和祭祀方式。据研究，这很可能是在战国中后期把各地巫师方士的记录汇总起来写成的，用来适应全中国统一后祭祀活动的需要。其中记载现在陕西中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的山水最为详明，说明它应该成于秦或邻近地区的巫师方士之手，也有可能就是秦统一后编写成功的。《五藏山经》有两万多字，占全书的三分之二还多一些。

剩下将近一万字统称为《海经》，又分四组，共十三篇。一组是《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一组是《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一组是《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再是单独一篇《海内经》。这里的“海”并非海洋之海，而是《尔雅·释地》所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的海，指不属华夏范围的边远之地而言。其中不很远的称“海内”，较远的称“海外”，更远的称“大荒”，总起来是十三篇《海经》。《海经》讲得不如《山经》有条理，而且神话色彩特别浓厚，看上去不像是编写《山经》的人所写，甚至这四组经也不像是同出一人之手。只是《海经》的编写时代应当和《山经》差不多，也许稍晚一些，加进了一些秦和汉初的东西。

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里，《山海

经》著录在史部地理类中。这样归类大体是对的，因为《山海经》尤其是《山经》基本上可说是讲山和水的地理书。尽管如上所说夹杂了神怪的东西，但这是古代讲地理时的通病，欧洲早一点的地图上还画着人鱼和其他水怪呢！而《汉书·艺文志》把《山海经》著录进数术部分的形法类，和《官宅地形》、《相人》等书并列，从它多讲神怪这一点来看也不能算错。错的倒是清人的《四库提要》，把《山海经》打入了子部小说类，却不懂得古代讲神怪是巫师方士的专业，和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今天，巫师方士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但《山海经》仍不失其为有用的书籍。因为通过它可以了解古人的种种原始信仰，在民俗研究上有很高的价值。《山经》中对山水的记述，远较另一种讲山水的古文献《禹贡》来得详细，因而久为研究历史地理者所重视。《海经》中保存了大量神话，有很多地方可和《楚辞》等先秦古籍以至甲骨文相印证，也是研究我国古史的必读之书。所以把它点校重印，以广流传，仍是很有必要 的。

《山海经》传世最古的刻本是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池阳郡斋刻本，已影印收入《古逸丛书三编》，这次点校即用来作为底本，用通行的《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六年（1470年）国子监刻本对校。此外还参考了清人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前者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经训堂刻本，后者用嘉庆十四年（1809年）阮元刻本。本校点本只录《山海经》原文，不录郭注。

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黄永年教授校点整理。

出版说明

《逸周书》本名《周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其叙事，上起西周初年的文王、武王，下至春秋时的灵王、景王，文体则颇类《尚书》。因为《尚书》中已有《周书》一篇，所以其名称前又被加上“逸”字，早在东汉时许慎《说文解字》所引已称之为《逸周书》。到《隋书·经籍志》著录时，误以为它同《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书一样，系西晋初年出土于汲郡的战国时魏王墓中，于是在《周书》十卷下注有“汲冢家书”。《新唐书·艺文志》以下便多称之为《汲冢周书》，到清代刊本才恢复《逸周书》旧称。

《逸周书》为研究先秦古史的可贵文献。一般认为，其中有少数西周文字，如《世俘解》、《克殷解》及《商誓解》，应成于周初，而多数是战国时人拟周代诰誓辞命之作，也有一部分可能出于汉人之手。时至而今，先秦史料已十分欠缺，《逸周书》的价值当然不容忽视。

《逸周书》原共七十一篇，唐初即有亡佚，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已说：“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今本十卷七十篇，加上《序》，仍合于《汉志》著录之数，但其中《程寤解》等十一篇有目无文。其余六十篇有晋人孔晁注者仅四十二篇，通常认为属于旧文，无注各篇则为后人补入。传本已严重淆乱，篇目排列失次，如《大匡解》即两见，文字脱略错讹到处可见，加以词意古奥，颇难通读。到清乾隆时校勘学家卢文弨对此书精加校正，刻入《抱经堂丛书》，才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道光时朱右曾撰《集训校释》，更有出蓝之誉。至清末孙诒让撰《斠补》、刘师培撰《补正》，也多有贡献。

今取乾隆五十一年刻《抱经堂丛书》本为底本，以道光二十六年归
砚斋刻《逸周书集训校释》对校，并参校今传最旧之元至正十四年嘉兴
路儒学刻本以及明嘉靖二十二年章槮刻本、明万历间吴琯辑刻《古今逸
史》本之《汲冢周书》。凡元、明各本明显讹误已经卢氏校正者，概不出
校。只印原书正文，孔氏及清代卢氏、朱氏注语不收。

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贾二强校点整理。

【目录】

出版说明

帝王世纪集校序 / 1	帝王世纪第八(后汉) / 47
帝王世纪第一(自开辟至三皇) / 1	帝王世纪第九(魏) / 49
帝王世纪第二(五帝) / 8	帝王世纪第十(星野 历代垦田户口数) / 50
帝王世纪第三(夏) / 17	帝王世纪附录 / 54
帝王世纪第四(殷商) / 24	帝王世纪补遗 / 55
帝王世纪第五(周) / 32	帝王世纪续补序 / 56
帝王世纪第六(秦) / 43	帝王世纪续补 / 57
帝王世纪第七(前汉) / 45	帝王世纪考异 / 65
校勘记 / 74	

【目录】

出版说明 / 1

郭璞注山海经序 / 1	海外东经第九 / 54
刘秀上山海经表 / 2	海内南经第十 / 56
南山经第一 / 1	海内西经第十一 / 58
西山经第二 / 6	海内北经第十二 / 60
北山经第三 / 16	海内东经第十三 / 62
东山经第四 / 25	大荒东经第十四 / 64
中山经第五 / 30	大荒南经第十五 / 67
海外南经第六 / 48	大荒西经第十六 / 70
海外西经第七 / 50	大荒北经第十七 / 73
海外北经第八 / 52	海内经第十八 / 76

校勘记 / 79